随笔

茶香漫两岸

□张水源

秋岚未散的武夷山，清风徐徐，茶香漫溢。我陪同一队以七老八十者居多的台胞慢行景区，见大红袍景区主道人多，便转抄陡峭小径，劲头十足地舍近求远来到崖边，抢先望见了那六株苍劲的大红袍母树。

天心永乐禅寺与大红袍景区车道、步道相通。步道不长却很陡，前一天刚登天游峰的主宾们，今又循着清景无限，向古寺攀登。我们拾级而上，看到一架无人机载着货物在山谷间稳稳穿行，兴致盎然，驻足观赏这现代科技与古老山林交融的景象，欢声笑语回荡林间。

阳光穿过枝叶，筛下斑驳金辉。路边一座特色圆亭静静伫立，光影透过亭檐与林木交错洒落，织就灵动光斑。风过叶摇，光斑轻舞，与澄澈天光、悠然云影相映，满是宁静清雅。复建后的禅寺建筑群渐入眼帘，金黄与丹红的桂花交相辉映，清甜香气引人缓步而上。

金碧辉煌的祖庭规模恢宏，34根楠木巨柱托起三重飞檐，赤崖丹壁映衬下，弥勒殿、天王殿、大雄宝殿沿中轴线递进，尽显庄严。众人缓步殿内，在静谧氛围中感受禅意，回想前夜《印象大红袍》演绎的古寺故事，更觉文化绵长。

天心永乐禅寺牌坊独树一帜，雄踞寺前要冲。飞翘角仿宋式规制，雕梁画栋间暗藏玄机。牌坊通体古朴灵动，层叠斗拱如展翅灵鹫，既显庄重，又含武夷清逸。青灰石质经岁月浸润，泛温润光泽，与苍松翠柏、丹霞峰峦相映成趣。

此寺始建于唐代贞元年间，是武夷山最大寺院。牌坊边《华胄名山，千年古刹》记载着它的历史：宋绍兴二十年五月，朱熹在此拜访问禅；明洪武十八年，举子丁显赶考中暑，被寺僧以茶入药治愈，后中状元，以红袍披盖茶树报恩，始有“大红袍”茶名；明永乐十七年，永乐帝赐封寺院茶为“大红袍”，并敕封“天心永乐禅寺”，寺因此被尊为“大红袍祖庭”。

沿老旧石阶慢行，苔痕泛绿，两侧高树簇拥。拐角处有茶学界泰斗张天福所书“大红袍祖庭”勒石。一位对茶文化热忱的北美洲研学友人与台胞相谈甚欢，言谈间感慨茶文化融合的智慧与传承力量。我们并肩合影，镜头定格下这跨越山海的茶缘。

这古寺是台中友人指定要访之地。我时隔四十载重游，犹记20世纪80年代初访时，千年古刹梁柱斑驳，瓦砾零星。后来多次踏足武夷，总因琐事与禅院擦肩，重访之念藏心数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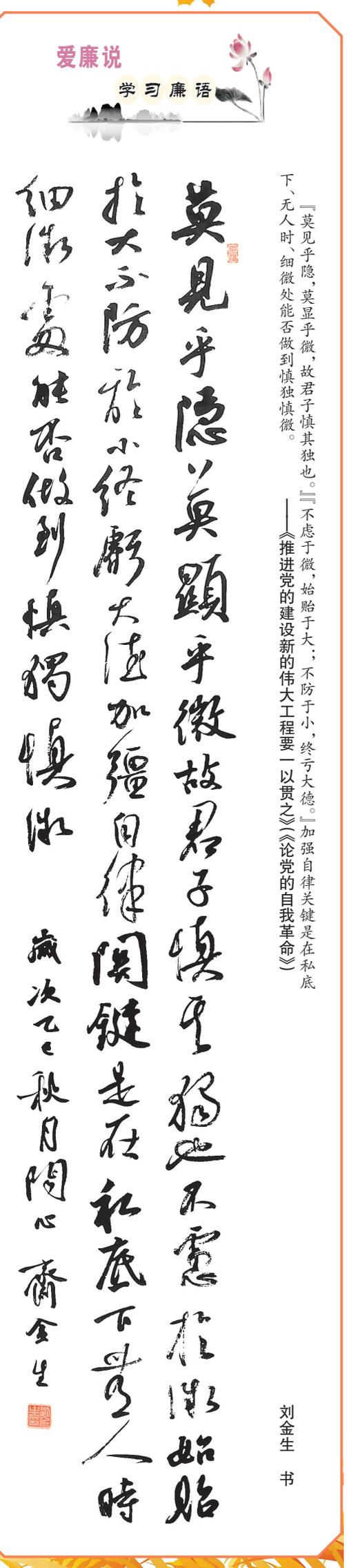
初名“山心庵”的祖庭映入眼帘，土木屋宇刻满光阴故事。殿内对联凝练精巧，如“含山气，品茶禅，方无愧味中岁月；擢冷泉，洗物我，才见得壶里冰心”，道出千年沉淀的底蕴。这里每一寸草木都浸染历史余温，“千年儒释道，万古山水茶”在此得以生动诠释。

在茶祖殿，木雕茶祖端坐，两旁对联写道：“禅寺应有缘把灵芽珍木随心看作自然使者；祖师本无意将岩骨花香信手煮成大地乳汁。”躬身祭拜茶祖后，我与台胞郑先生登后楼凭栏，见殿宇错落，茶田铺展，岁月静好。

主人邀我们在祖庭前品茶，一壶醇厚大红袍，岩骨花香在杯中舒展。与台湾同胞举杯共饮，茶香漫过舌尖，也绕出两岸情缘。十多年来，福建赴台者常以大红袍为礼，台湾友人则回赠冻顶茶，两款茶同根同源，恰如两岸同胞血脉相连。

一片茶叶，成为两岸文脉同源的见证，成为共通的文化密码。缕缕茶香诉说着千年渊源，浓浓乡愁深藏杯中叶底。禅茶溯古脉，两岸共茶香，这份情谊终将如武夷岩茶般，愈发醇厚绵长。

爱廉说 学习廉语



『莫见乎隱，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不虑于微，始贻于大；不防于小，终亏大德。』加强自律关键是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能否做到慎独慎微。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论党的自我革命》）

刘金生 书

散文诗窗

大岭银杏

□陈枯朽

南方的冬，秋意仍盘踞在山峦的脉络里，不肯褪去。大岭的银杏，终是如期披上金裳——它们不是凋零，而是为云朵调制颜料。它将天空染成暖调，又似为大地展开一袭黄袍，在丘陵的褶皱间铺陈辉煌。

风穿林而过，不再凛冽，只轻柔地托起每一片坠落的叶。落叶如蝶，旋舞着将孤寂的田野点化成晃眼的金色湖泊。光影斑驳间，连泥土的呼吸都变得绵长。

脚步轻踏，秋声自脚下蔓延，如涟漪般漾向青瓦泥墙的院落。那半掩的木门虚掩着山坳的沉默，仿佛一推，便能撞见岁月深藏的密语。

是岁月倾注了热忱吧？否则如何能将每张叶片镀得这般浓烈。枝头摇曳的，何止是叶？是未尽的浪漫心事，是那段曾被时光窖藏的高贵爱情——它不曾消散，只在银杏的脉络中蛰伏，等待一阵风、一瞥目光，便重新燃烧。

而就在我即将转身的刹那，枝头的灿黄、风中的暖意、泥土的呼吸，忽然凝成一团光，将我包裹。原来冬天从不需躲避，它早被这一山银杏，煨成了掌心温度。

武夷诗会

崭新的2026年

□李再雄

云彩有点暧昧
光影也不够通透
这毕竟是无法掌控的天色
冬日里，花香鸟语都淡了下来
只有一阵自北而南的风
吹颂着崭新的2026年

不同款式的车辆和人流
缓缓地川流，拥堵、减速
成了节日惯常的表情
在冬天，故人和旧事
相约着围炉煮茶
若是有风正好吹过
几声轻叹足以回甘

没有人在乎故园的断墙
残垣下荒废日久的朽木
是否爬满寂寞的蘑菇
谁都相信泥土将在日后苏醒
只是好长一段猫冬的日子
还得借助强劲的八面来风
吹动人间烟火

新年，是一只小兽（外一首）

□咏樱

新年来了，像一只安静的小兽
眼神明亮，毛色闪着绸缎的光
仿佛是流动的、向前的河流

我伸出双手，迟疑不决
生怕惊扰它，令它绝尘而去
寒风中，树木挺直身子
朋友发来杜鹃花，花团锦簇
提早泄露春天的踪迹

2026年，听起来真好
音律和谐，带着一篮子祝福
妈妈，我们会好起来的。旧伤会愈合
我们会和春天的花，一起醒来

我会牵你的手，走在春风里
你又粗又黑的发辫，会重新跳动
带我去向，心灵的故园

越王台上槭树红

当越王台前的槭树
红得像跌落人间的彩霞
照春山，立刻沸腾起来

人们奔走相告，奔这片彤云而来
孩子们的脸，被映红了
他们忙着捡拾落叶，嬉闹着
大人们登上越王台，眺望远方
谈起城墙、火与姓氏

石官与石兽的沉默，蕴含深意
此刻，他们的回忆穿过长长的甬道
进入那段，被刀光剑影磨亮的时间

历史的回声，从风中传来
有人将残甲埋进夯土
槭树便替它们
从骨血析出鲜艳的红

当阳光漫过城墙的垛口
槭树如一面面战旗，猎猎飞舞
它们用自己的方式合唱
没人能听懂，这首无字的歌谣